

爱书与爱书票

○ 崔文川

龙首文苑

2026年6月12日 星期五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数字报 www.whysw.org

A06

文化艺术报

退休前不久,特意网购回一本书,叫《蔬菜种植大全》,当时以为,等读完这本书后,自己准会摇身一变,成为种菜能手。

等书回来后,发现书虽然是书,字也还是那些字,可惜读过的我,跟没读过的我,是完全相等的两个我,也就是说,书虽然读了一些,但完全读不进去,至于说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属痴人说梦。

那本名叫“大全”的书,的确十分“大全”,从南方谈到北方,亚热带谈到温带,读了没几页,就感觉脑袋变得如斗般大,虽然当时并未吃饭,但大脑还是严重缺氧,人也如患了饭后瘫,上下眼皮如热恋般如胶似漆,只好默默叹息,白白浪费了这些白纸黑字。

春天的时候,我住回村里,趁着出门溜达或者扔垃圾的时候,搭眼一看,嘿,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种了菜,有韭菜、菠菜、油麦菜、蒜苗、豌豆、大葱等等。欣喜之余,我开始四处打听,看到有人在整地,看到有人门前种着菜,就凑上前去,问整地准备种什么呀,问豌豆什么时候下种呢。乡亲们都很热情,基本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一个人藏着掖着。如此一番下来,再次以为自己就要变身种菜能手,可惜刚一转身,就尴尬地发现自己问是问了,别人教也教了,但真正能印进脑海的,少得可怜。

再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用起来很方便的种菜小窍门——跟风。不管对编辑和作家来说,没有创意的跟风行为或跟风作品,都很令人不齿,说到跟风种菜,倒大可以放心,因为没有人会因此而遭人唾弃。

再再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

以前,在上班的路上,有事没事我总喜欢唱几句流行歌曲,现在一出门,却不自觉地哼起了秦腔。有时,路过街边的口袋公园,还会停下脚步听一会儿,听得虽不真切,但却慢慢喜欢上了它,估计这与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有很大关系。

每晚没到时间,我就早已坐到电脑桌旁,等待着《主角》的更新,心情也会随着剧中女主的悲欢离合而跌宕起伏,特别是女主每一次在台上的秦腔表演,都让我非常震撼,简直唱到了我的麻筋上,唱得我起了两胳膊鸡皮疙瘩,脑中不禁浮现出我与秦腔的一幕幕。

记得那是磁带流行的年代,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每天的娱乐活动就是和小伙伴一起跳皮筋、踢“花包”(有些地方叫沙包,是用粗布缝制的方形或圆形沙袋,内装细沙或者玉米粒等谷物),而父亲整天下地劳作,回到家中,唯一的放松方式就是打开

更简易方便的种菜秘诀,那就是——上会。不管是荆姚会原仁会还是施家会,去就完了。上会时迈开腿,尽情逛就是了,逛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忙慌,挨个摊点看过去,然后你会发现,该种南瓜时会上一定有卖南瓜籽的,该种辣子的时候会上肯定有卖辣子苗的。会者,集会也,上会比较规范的称呼,应为“赶集”,这项活动历史悠久,在我国成形已有3000多年,集会地点一般距家较近,除了各种日常用品和吃喝外,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应时应季,还有就是,平时街上没有的摊点,比如修鞋摊,若逢会,是一定会有的。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具有突出的提醒功能,假设你一时迷糊,不小心忘了什么节,只要你去逛会,它肯定会友善提醒你。阳历三月的一天,去逛原仁会,见到色彩艳丽的各色假花,知道是祭奠用的,又知道当时还不到清明节,有些好奇,后来问了村里的其他人,才知道正月廿三是这里的女子们祭奠逝者的日子,后来就此事先后问了别乡的几个人,居然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果然是“十里乡俗不同”啊。

古人云:“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以前的我对此深以为然,然思自己,不觉间不翻书已有月余,竟也不觉自己面目可憎,细思,大概书应分两种,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白纸黑字的《蔬菜种植大全》,就实用性来讲,就远不如应时应季的“会”,某种程度上,上会也是在读书,读一本打开的无字之书。其实不但是上会,跟有经验的农人面对面交谈,也是一种阅读,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嘛。

古人云:“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以前的我对此深以为然,然思自己,不觉间不翻书已有月余,竟也不觉自己面目可憎,细思,大概书应分两种,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白纸黑字的《蔬菜种植大全》,就实用性来讲,就远不如应时应季的“会”,某种程度上,上会也是在读书,读一本打开的无字之书。其实不但是上会,跟有经验的农人面对面交谈,也是一种阅读,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嘛。

古人云:“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以前的我对此深以为然,然思自己,不觉间不翻书已有月余,竟也不觉自己面目可憎,细思,大概书应分两种,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白纸黑字的《蔬菜种植大全》,就实用性来讲,就远不如应时应季的“会”,某种程度上,上会也是在读书,读一本打开的无字之书。其实不但是上会,跟有经验的农人面对面交谈,也是一种阅读,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嘛。

台式录音机,坐在院子里,边喝茶边跟着录音机里的秦腔唱段吼一嗓子,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解乏”。《周仁回府》《花亭相会》《张连卖布》是父亲听得最多的几段,前两个我几乎不爱听也听不懂,倒是《张连卖布》的曲调和唱词让人朗朗上口。戏中张连因赌博输光了卖布所得的钱财,面对妻子四姐姐的质问,他编造了各种借口搪塞,如:你把咱的五花马卖了做啥?我嫌它性情瞎爱踢娃娃;你把咱的大公鸡卖了做啥?我嫌它不叫鸣是个哑巴;你把咱的狸花猫卖了做啥?我嫌它吃老鼠不吃尾巴……最后这一段唱词,今听一句,明唱两句,不知不觉我随口就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中考就结束了,因为我在学校只顾着玩和逛,考上高中的几率不大。为了多一种选择,父母亲背着我,为我寻了一条出路,前提

2023年6月,初夏的台北或许还带着些许雨后的湿润,而华文出版界与藏书界却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著名藏书家、出版人、学者吴兴文先生于此时离世,享年66岁。消息传出,从北京到深圳,从上海到台北,无数爱书人扼腕叹息。陈子善、蔡登山、胡洪侠、傅月庵等两岸文化名家纷纷撰文追思,痛惜这位“华人藏书票收藏第一人”的远去。如今,站在2026年的节点回望,吴兴文先生离开我们已近3年,但他那痴迷于书与藏书票,执着于文化出版的身影,依然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吴兴文,1957年生于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他的一生,是典型的文化人的一生,更是纯粹的“书痴”的一生。正如其好友胡洪侠所言,他是那种“既爱书又懂书、既编书又写书”的罕见人物。在长达4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历任联经出版公司门市部主任、远流出版公司副总编辑、海豚出版社特约总编辑,生前更担任远流博识网文化公司总经理。他长期主编《出版年鉴》与《书香月刊》,撰写专栏《每月文学新书》逾15年。这些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他对出版事业近乎苦行僧般的坚守,是对每一本书、每一个文字近乎虔诚的敬畏。

然而,若仅将吴兴文定义为一位资深出版人,未免失之偏颇。在华文藏书界,他的名字几乎与“藏书票”画上了等号。自中学时代起,吴兴文便潜心收藏与研究藏书票,这一爱好伴随了他整整一生。

藏书票,被誉为“纸上宝石”“书中蝴蝶”,方寸之间见天地。吴兴文不仅系统收藏了欧洲17至18世纪的珍稀藏书票,而且将目光投向了本土文化的挖掘。

吴兴文最令人称道的学术贡献之一,便是发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这枚珍贵的藏书票最初出现在1910年出版的《京张路工摄影》集中,画面描绘了一位古代书生在书海中夜读的情景,上方“关祖章藏书”五字秀丽刚劲。吴兴文早年客居北京期间,凭借敏锐的嗅觉和深厚的功底,在潘家园的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一珍宝,并将其公诸于世,填补了中国藏书票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一发现,不仅让关祖章这位广西籍留美学者的名字重新被世人知晓,而且将中国藏书票的历史源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2008年,他在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举办个人收藏专场,其收藏之丰、品质之精,令海内外藏家叹为观止,而先生却淡然

墨耘·曾广闲专栏

西安古城墙(1)

○ 墨耘

登上西安古城墙,感受“一眼千年”飘来的淡云清风,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周末的一个下午,阳光格外灿烂,我双足踏上城墙那静卧六百年的方砖,不

我与秦腔

○ 任佳

是我要去试音。当时,我们的大家庭中已有一个姐姐通过专业培训及自身的努力在这条路上颇有成就。

只记得那天天气晴朗,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父母亲说领我去西安逛逛,我别提有多开心了。一路上,我左看看右瞧瞧,有着说不完的话,直到我们来到了陕西省戏曲学校。紧接着,我走进一间房子,看到了一个弹钢琴的女老师。女老师见我进来,说了一些放松的话外,让我按照她的钢琴曲调只唱“啊”字。

从低音到高音,“啊~啊~啊~啊~啊~啊~”我努力尝试着,尽可能地打开胸腔、嗓音,一遍又一遍,我越来越放

先生一生,爱书、编书、写书、藏书,以书为舟,渡己渡人;以票为媒,联通东西、跨越海峡,真正践行了“天涯一书人,方寸寄文心”的人生信条。

处之,他说收藏的意义不在价值,而在传承,让更多人爱上书、爱上藏书票,便是最大的价值。

我与之的交集也是始于藏书票。2008年10月,第32届世界藏书票双年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藏书票盛会,世界各地和国内各省藏书票艺术家和收藏家云集北京,可谓盛况空前。在中华世纪坛我第一次见到吴兴文,会场人多未及详聊。随后先生约我到世纪天阶的时尚廊与上海来的陈子善教授一起吃饭,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子善老师,时尚廊许志强兄设宴招待,其间聊了些什么早已忘记,但吴兴文兄送我的两枚藏书票和签名本新作《我的藏书票世界》一直珍藏,同时感谢初次见面的陈子善老师将其在时尚廊所购的《台湾书店地图》一书转赠与我。

再次见面是2013年4月,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春风时节好多书——藏书印与藏书票联展”在北京石刻博物馆开幕,我应邀参加。吴兴文兄来我所住的国家图书馆宾馆看我,然后一起去与资深书人赵国忠兄共进午餐并到赵国忠兄的书房聊书喝茶,此经过他亦写在我与朱晓剑兄合著的《珠玉文心》的序言里。

随后的日子里,与吴兴文兄见面就多了起来,更多的是在酒局和一些文化活动现场,每次见面所聊的总是书与藏书票。他曾不止一次与我说藏书票设计虽说是个人创作,但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和规矩,起码不能给已过世的人做,鲁迅去世了你做张鲁迅的藏书票肯定不行,但你可以做纪念鲁迅的,这样的书票也很多。设计藏书票最好要有主题,好的藏书票是有主题的,有主题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藏书票其实还是要能实际使用的比较好,他说:文川兄的藏书票设计,好像微信的朋友圈,充满了书缘与人缘,不论是旧雨新知,都令

自觉地感受到历史的厚度——左手抚过垛口,是金戈铁马的肃杀,右手抚过垛墙,是水车马龙的繁华。这长余十三公里的宏伟遗存,是三秦大地上最庄重的时

钟,城墙是钟面,垛口是刻度,时代是指针,不断运转着这方土地上的传奇:沧桑的过去、鲜活的现在,以及充满希望的未来。

松,但嗓音有限。音越高,我越吃力,脸蛋都被唱得通红。经过一番指导和练习,女老师微笑着说:“不错不错,你适合唱余太君。”“谢谢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

边道谢我边向老师告别,但脑海中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余太君是谁?”随后,我将原话转达给父母亲,父母亲很高兴。“我娃以后就能唱《杨门女将》啦。”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道。

后来,整个暑假里,父亲动不动就听《杨门女将》,当余太君开唱时,父亲还会专门把我叫到身边,边听边给我讲。那时,我才知道我要唱的竟然是老旦,要经常扮演一个老年人。花样的年华,谁会喜欢唱一个老旦?瞬时,我对秦腔没了兴趣。同时,也煎熬着命运对我的宣判。

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的我,几经周折后,走进了离家10公里的普通高

人感到人与书的合体。

先生来西安,必到文川书坊小坐。我亦备好清茶,候他推门而入。一进书坊,他便像回到自家书房一般,目光扫过架上典籍、案头藏品,随手拿起一枚藏书票、一帧旧笺纸,便能聊上半日。我们不谈俗务,只论书、论票、论文人雅事,从两岸出版掌故,到藏书票源流变迁,从民国文人手札,到当代书业生态,一谈便是大半天。先生谈吐风趣、学识渊博,又毫无架子,时而娓娓道来台北书肆旧事,时而细细点评我新制的藏书票、新收的旧典籍,每每点拨,都令我茅塞顿开。

即使先生回到台湾,仍心系两岸书缘,惦记着藏书票事业的传承,时发微信问我文川书坊的近况,字里行间,满是牵挂。他常说,书不分两岸,文化不分你我。

在我看来,吴兴文兄不仅是收藏家,还是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出版业大举“西进”,吴兴文先生恰在此时离开任职十多年的联经出版,转投远流,并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早在1988年,他便组团到内地,因酷爱搜买旧书、深谙藏书票之道,且熟知台湾出版动态,他迅速与内地出版界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其中,他与北京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的交往,更是成为两岸出版交流的一段佳话。透过他的引介,许多台湾的重要书籍得以在内地出版,同时他也向台湾介绍了大量内地的优秀出版物。在那个两岸交流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关键时期,吴兴文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专业素养,成为连接两岸出版人的重要纽带,只在我书坊,就珍藏着几十本吴兴文兄所赠的两岸文史哲经典。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华语书界痛失一位巨匠,藏书票领域痛失一位先驱,我亦痛失一位良师益友。再也不会有一位长者,专程来到文川书坊,与我清茶一盏,闲话半日;再也不会有一位知己,为我的新书欣然作序,为我的收藏悉心指点。先生一生,爱书、编书、写书、藏书,以书为舟,渡己渡人;以票为媒,联通东西、跨越海峡,真正践行了“天涯一书人,方寸寄文心”的人生信条。

先生虽逝,风骨长存。他编辑的典籍依旧在书架上散发墨香,他收藏的藏书票依旧在方寸间绽放光华,他为《珠玉文心》写下的序言依旧字字铿锵,他在文川书坊留下的笑语与茶香,依旧萦绕不散。他搭建的两岸书缘依旧在延续,他留下的书香精神,依旧在滋养着每一位爱书人。

站在永宁门城楼环顾四周,城阙布局规整,横平竖直,青砖黛瓦,古木长街,一城山水,千载文脉,映照中华文明的气度与秩序。永宁门在唐朝时称安上门,是皇城的南向门户,也是连接皇城与外城的重要通道,主要供官员、使节及特定人员进出;到了明朝,它转变为西安府城的正南门,兼具军事防御、城门管控、城市象征等多重功能。从唐到明,永宁门的功能核心从皇权礼仪通道转向了军事防御与城市管控的关口。

中。刚上高一,基础薄弱的我就感觉到了学习的压力。看着我刻苦的样子,父亲下狠心花巨款给我买了一台电脑DVD。只要一到周末或者寒暑假,我就在电脑上各种练题以提高学习成绩。

其实,当我在学校的时候,电脑DVD也成为父亲听戏看戏的另一个工具。我发现,原来放磁带的抽屉里,一瞬间多了好多光碟,基本上都是秦腔。一有空,我又开始跟着父亲听了起来……有时,它苍凉又刚劲,像黄土坡的风;有时,它婉转缠绵,似渭水绕秦川,直抵人心。它写岁月流逝、故人难寻,它写出了西北人的乡愁与风骨。乐曲起落间,一板一眼皆是烟火日常,一字一句尽是人世悲欢。

伴随着窗外的凉风,耳旁又响起了《渭水秋歌》的旋律,原来秦腔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戏曲,还是秦川儿女安放思念的港湾,无论走多远,只要唱腔一响,故土便在耳畔,乡愁便有归处。